

# 风铃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感恩系列

曹文芳 著

师生、兄妹联袂诠释感恩





# 风铃

曹文芳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铃 / 曹文芳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 
2015. 7

(感恩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301 - 4502 - 9

I. ①风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  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137615号

感恩系列

风铃

FENGLING

曹文芳 著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\*

89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0千字
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1 - 4502 - 9

定价: 18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

## 策划人语

安武林

在江苏盐城，给曹文芳《肩上的童年》开研讨会的时候，我再度见到了李有干先生。老人家是儿童文学界的老前辈，所以，我很开心。尤其重要的，他还是曹文轩和曹文芳兄妹的老师，所以，我更多了几分敬重。

李有干先生的文风，是带有几分水乡的湿润的味道的。他和曹家兄妹二人有一脉相承的东西，那就是对故乡的深刻的眷恋，对水乡执着的大爱，对真善美有永不可遏制的热情和激情。李有干先生虽然写了一生，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魅力，但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声并不成正比，尤其在这个新人辈出的年代，知道他的人并不多。

文学这东西，就像养孩子一样。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，一个人会得到很多快乐和爱，但能否得到相等的回报甚至是丰厚的回报，那是很难说的。李有干先生是个甘于寂寞的人，所以，他总是默默地抒写着文字，以及自己对文学的情怀。

望着先生越来越苍老的面容，我心里很是感慨，岁月真是残酷而又无情。基于对曹文轩先生与曹文芳小妹的敬重与热爱，我对李有干先生也是特别关照，总想帮帮他。所以，我很热情地对他说：“李老师，你有长篇，就给我！”

曹文轩先生了解我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一激动，一冲动，一感动，就很容易给人轻率的许诺。他似乎在询问：武林，能实现你的承诺吗？这种细若游丝的感觉，我捕捉到了。因为李有干先生是他们兄妹的老师，我说出来的话，如不能兑现，那会让他很尴尬的。当时，我想，李有干先生八十多了，恐怕写不动了吧。如能写，我一定出。

事情过去了一年，没想到，李有干先生真的写出了一部长篇。我又惊又喜。李有干先生的文字富有文学色彩和艺术魅力，最难得的是透着真挚和童真，我被深深地吸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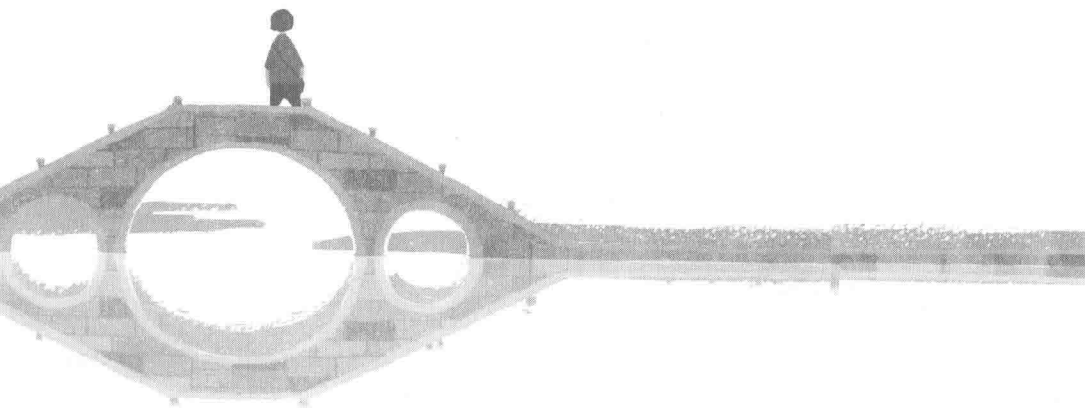
一本难出，那就出三本，李有干、曹文轩、曹文芳各来一本，组成一个小系列：感恩系列。这个感恩的内涵很丰富，感恩人生，感恩文学，感恩故乡，感恩师生情……一切值得感恩的内容，都包含在感恩这个巨大而又丰富的框架之中。得，就这么办！我与曹文轩兄妹一商量，他们欣然应诺。如此，就有了这三本书，就有了这个系列。

李有干和曹文芳的作品，属于原创的新作，曹文轩的作品是他优秀作品的精选。他们用具体的文字和行为，来诠释感恩的内涵。其实，一个孩子从小最需要懂得的，首先是爱，其次是感恩。爱是一门大学问，而感恩却是人高尚的美德。

# 目 录 ▶

001 | 风 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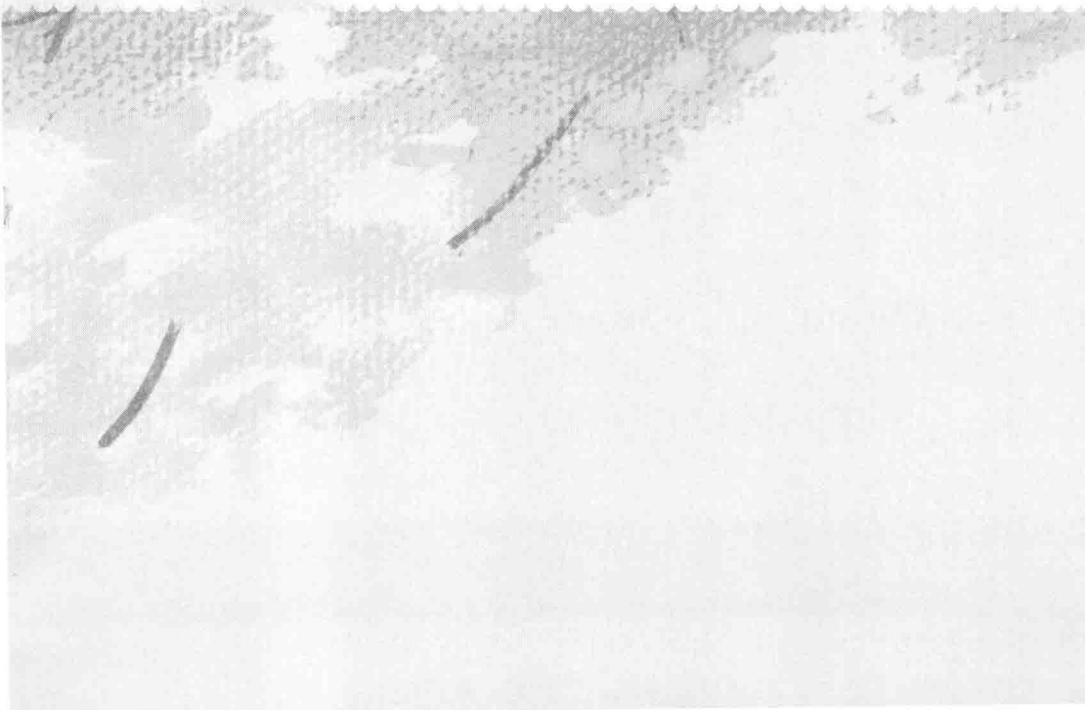
107 | 石榴灯





## 风铃

风铃跨出门槛，一步步，直走到挨着河面的石板台阶上。风铃站在桥下的码头上看河水，看拱桥，看天空，感到别有一番风味。







# 第一章

## 桥头集市

三岔河口，一座高墩，三户人家。

风铃家的大瓦房在高墩中间，门前有棵高大的银杏树，枝繁叶茂，果实累累，三里外就能看到。它是高墩上唯一的树，是棵奇树，结出的果实里面有肉，但没有一叶绿色的心瓣，村里人称它“无心银杏树”。

天虽亮了，但太阳还没有露出红通通的脸蛋。

风铃的奶奶已经坐在墩前的银杏树下缝抹布，针尖在抹布上一行行地走，偶尔扎了奶奶枯枯的手，奶奶也不觉得疼，只把那手指放在嘴里，吮吸掉扎出的一滴血，接着缝了起来。

奶奶缝得很认真。

风铃起床后，站在银杏树下，看奶奶缝抹布。

风铃的父亲吴桂柏对老人家每天一早坐在树下拾掇破布缝，内心很是不满。可他从没有惊动过老人，只是喊风铃回屋去。

风铃一口拒绝：“我要帮奶奶穿针呢。”





吴桂柏瞪了风铃一眼，背着手，昂着头，轻手轻脚走下高墩，到田头上转悠。

吴桂柏走在青绿的田野上，湿润的气息使他腰板挺得更直，头昂得更高，一点没有留意田埂上的葵大妈。

葵大妈多远就看到村长吴桂柏，闪到田埂边的黄豆丛里给他让路。吴桂柏走到葵大妈身边时，问她一大早去哪儿了，可他又没等葵大妈回话，迈着大步走过去了。

葵大妈看着村长高大的背影，叽咕着：“我去桥头看你家大呆子捕鱼了。”

其实，吴桂柏不用问，也知道葵大妈去哪儿了，不禁在心里暗暗骂着：“这个女人，一天到晚在村里闲荡着。”

葵大妈看吴桂柏走到田埂那头，她才从黄豆丛里出来，鞋子和裤管被豆叶濡湿了。葵大妈带着这股潮湿，沿着田埂屁颠屁颠地走着，身上的破棉袄一掀一掀，头上的绿头巾一飘一飘，趿在脚上的破鞋子扑嗒扑嗒直响。

葵大妈回到高墩，悄悄杵在奶奶面前，倚着银杏树，两只胳膊无力地垂着，整个人跟抽空了似的，干枯了，活像插在田地里的稻草人。

奶奶将针尖在银发上磨了磨，问蔡大妈：“吃过早饭了吗？”

“早饭还没有煮，去看你家大呆子捕鱼了，一条鱼很长很长，差点把渔网撞破了。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也到河边看你家大呆子捕鱼了。你家大呆子让她喊我婆婆，真是嚼舌头。”

奶奶叹息着：“有儿媳妇总比没有儿媳妇好。”

“我不要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做我的儿媳妇，哪个瞎说，我就打哪个嘴巴。”蔡大妈举起手做出一副打嘴巴的样子。

风铃呵呵直笑：“你打我家大呆子的嘴巴，你就吃不到大呆子给你的小鱼小虾了。”

“我不打大呆子的嘴巴，我打那个不要脸的女人。”

奶奶笑蔡大妈：“活见鬼吧，还打人家嘴巴，人家打你嘴巴差不多。你不能再骂人家不要脸的，你家儿子吴二回来，又要打你了。”

蔡大妈哑在那儿，不语了，呆呆地看着奶奶一针一针地缝抹布。

风铃听说哥哥大呆子捕了一条大鱼，抬脚跑下高墩。蔡大妈在风铃身后嚷嚷：“你家大呆子捕的大鱼有





小孩那么长。”

风铃听了葵大妈的话，张开双臂，在田野间一路疯跑，一口气就跑到桥头。

桥头在两条河流横竖交叉的河岸。南北流淌的是条大河，白水茫茫，宽大的河面上架了一座拱形大桥。东西流淌的是条小河，细细长，上面平躺着一座小桥。

两座桥都架在河流的交叉口，垂直相依，把河的东、西、南、北都连接在了一起，村里人管这里叫“桥头”。

村里人在桥头建着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房子，错落有致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集市，每天早晨，都聚集了很多人。

夏天，风铃不要上学，几乎天天到桥头来。不仅仅是来看热闹，而且要到哥哥大呆子家看侄儿羊羊。

风铃才十岁，已经做姑姑了，这让风铃很有面子，走到哪儿都喜欢显摆自己长辈的身份，告诉人们：“我哥哥家有宝宝了，叫羊羊，羊羊叫我小姑。”

风铃家只有兄妹俩，哥哥比她整整大十岁。在小桥北侧，面朝细长的小河砌了三间大瓦房，哥哥靠捕鱼过日子。

村里人喜欢叫风铃的哥哥“大呆子”，风铃也这么叫。

大呆子有了儿子羊羊后，摆谱了，让风铃叫他哥哥。风铃摇摇头：“我喊大呆子喊惯了，喊哥哥喊不出口。”

风铃依旧叫哥哥大呆子，叫大呆子的老婆杏儿，倒是一口一声“嫂子”。

风铃一口气跑到桥头，直跑到大呆子家。可惜杏儿把羊羊带到娘家去了，风铃很失望地蹲在河岸，她问站在船头的大呆子：“葵大妈说你捕了一条大鱼，有小孩那么长，给我看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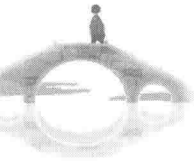
大呆子扯着渔网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听葵大妈瞎说呢，这小河里哪有那么大的鱼？”继而，大呆子又得意地说，“鱼真是挺长的，被油坊家的女人买回家了。”

风铃一听，撒腿直往油坊跑。

油坊建在大河西侧的桥头下，那是一幢小洋楼，依桥而筑。一层楼的房顶和马路相平。正面看油坊，它是一间间平房。站在大河东岸，或是站在大桥上看油坊，才看出它是二层阔气的小洋楼。

一楼开了扇东门，直面白茫茫的河水。水的潮湿，地面下的潮湿，使一楼冷得像冰窖，正好储藏榨油的豆子、芝麻、菜籽。二楼是店铺，里面搁着一只只大荷花





缸，盛着豆油、麻油、菜油。

没有走进油坊，香味已经沁满桥头。

风铃跑到油坊门前，朝里张望，一张木质柜台横在门口，西侧搁一张木床，东侧搁着油缸。

地面、柜台、油缸都沾了油，到处油腻腻的。

风铃见屋里没人，想大声喊，可荷花缸里散发出的油味把风铃的嗓子好似油腻住了，一时喊不出声。

其实，屋里有人，西侧的木床上躺着油坊家的男人，他下身瘫痪，这两年一直躺在床上，油坊家的女人当家。

油坊家的女人就是蔡大妈天天挂在嘴上骂的“不要脸的女人”。

风铃常听蔡大妈这么骂，又听村里人谈论那女人不要脸，可风铃就是恨不起油坊家的女人。

风铃站在油坊门口，没等她开口，油坊家躺在床上的男人直接告诉风铃：“大姐姐在河边呢。”

村里很多人喊油坊家的女人叫“大姐姐”，她男人也这么叫。

风铃担心大姐姐把那条大鱼给杀了，急吼吼地往河边跑。

去河边，必须走进油坊，抓着上面沾着油渍的扶

手，从二楼往下走。台阶滑，风铃走得小心翼翼，走到一楼，感到黑洞洞的，她沿着一束光亮，摸到东门口。门槛外就是码头，铺着一级又一级石板台阶。

风铃跨出门槛，一步步，直走到挨着河面的石板台阶上。风铃站在桥下的码头上看河水，看拱桥，看天空，感到别有一番风味。

大姐姐蹲在河坎上，拎着一件水红褂子往空中一抖，褂子在河面上飘开，“扑通”铺在水面上。大姐姐一次又一次把褂子拎起，再扑到水里漂洗，洗得很陶醉。她无意间抬头，看到身边站着风铃，一惊，怒嗔风铃：“臭丫头，你把大姐姐吓死了，怎么跑到河边来了？”

“我看大呆子捕的大鱼。”

大姐姐笑了：“你家大呆子已经把鱼卖给我了，你想要回家吗？”

风铃摇摇头：“我只是想看看鱼有多大。”

“大鱼被大姐姐送人了。”

风铃一脸失望，大姐姐安慰着：“其实，那条鱼不大，只比一般的鱼长一点。”

“葵大妈说那大鱼比小孩子还要长呢。”

大姐姐顿时一脸愤怒：“她是个傻子，你能听她胡





说八道的。”

风铃尴尬了，这才想起葵大妈天天骂大姐姐是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大姐姐肯定恨死葵大妈了。

大姐姐看风铃尴尬了，笑笑，笑得很迷人。

风铃从记事起，就认定大姐姐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。如今，油的滋润使大姐姐更丰盈，河水的洗涤使大姐姐更水灵。

大姐姐把黑漆的头发拢在脑后，梳一个发髻，蓬蓬松松，插一朵花，显得很妖艳。村里很多女人骂她是“狐狸精”，可风铃依旧觉得大姐姐是最漂亮的女人。

大姐姐是本村的姑娘，就出生在桥头。

大姐姐的父亲是个摆渡的。

过去，大河和小河都没有桥，四周空荡荡的。交叉的河面宽阔，水流湍急，河岸只有一间茅屋，一只木船，显得有些荒凉。

大姐姐一家住在茅屋里。

大姐姐的父母是从江南来的，母亲是个瞎子，烧饭时，把火星落在灶台后的柴草里，一把火把厨房和母亲都烧没了。

早年丧母的大姐姐随父亲在河口摆渡，听着水声慢慢长大。



村里人想出门，都是摆渡的来去送往，摆渡人在村里很有地位。

风铃记事时，河面上已经架了大桥和小桥，大姐姐已经出落得很水灵、很漂亮了。村里有儿子的人家都想娶大姐姐做儿媳妇。风铃的母亲也一眼看中大姐姐，直叹息大呆子小，没法娶大姐姐做媳妇。

摆渡人一样感到可惜，在他心目中，只有村长吴桂柏家有资格娶他的漂亮女儿，可村长的儿子比自己的女儿小六岁，摆渡人决定带大姐姐回江南老家。没想到，大姐姐爱上了村里开油坊的小伙子，独自留下了。

开油坊的小伙子是个外乡人，长得高大英俊，在村后的一片树林里开油坊，日子过得很殷实。

全村人都觉得大姐姐和开油坊的小伙子走在一起，很美满。

可大姐姐舍不得离开河岸的家，开油坊的小伙子拿出一大笔积蓄，拆掉大姐姐家破旧的茅屋，在原地竖起了村里第一幢楼房，给荒僻的桥头带来无尽的生机。

半年后，大姐姐就嫁给了开油坊的小伙子。

结婚那天，河两岸站满了人。那年，风铃才五岁，个头矮，骑在大呆子的肩头看新娘。

村里出嫁迎娶新娘都是一只木船，而大姐姐出嫁，

